



SFW

科幻大师
世界丛书

短长篇系列

滑稽 风趣 古怪 疯狂
英美读者的“科幻圣经”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徐百柯 译

银河系指南

THE GUILD OF DICKENS TO THE HIKERS'S GALAXY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著
徐百柯 译

I561.4
103

银河系漫游指南

TRICENTENARY
DETOUR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Vol.1)
AUTHOR: DOUGLAS ADAMS
Copyright: © 1980 BY SERIOUS PRODUCTIONS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5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河系漫游指南 / [英] 亚当斯 著; 徐百柯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6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757-X
I. 银… II. ①亚… ②徐…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7514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银河系漫游指南

著 者 [英] 道格拉斯·亚当斯
译 者 徐百柯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程蓉伟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6.125 字数 120 千 插页 2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5 年 6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3000 册
套 价 16.00 元

ISBN 7-5364-5757-X/I · 7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道格拉斯·亚当斯——给世界以欢笑的人

当下，如果要问哪一位科幻作家在世界范围内最为走红，答案显然非道格拉斯·亚当斯莫属。随着以他的同名作品为蓝本的科幻大片《银河系漫游指南》的公映，这位英国科幻作家成功地将欢笑撒向了全世界。无论是他的小说读者，还是他的电影观众，没有人不为他的想像与幽默所折服。亚当斯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英国科幻创作士气低迷的状况。

亚当斯1952年3月11日出生于英国剑桥，母亲是一名护士，父亲拥有神学

专业的研究生学位。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亚当斯和妹妹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从七岁到十八岁，亚当斯一直在艾塞克斯郡的布伦特伍德学校学习。他最初对科学非常感兴趣，在艺术方面并无特别爱好。但是，在十岁的时候，他的作文被评为满分，而这是老师惟一一次给出的满分，这极大鼓舞了亚当斯，促使他开始认真考虑在写作方面一展所长。

1970年，亚当斯凭借一篇关于宗教诗歌复兴的文章进入剑桥大学。入学后，他本来一心想加入一个叫“脚灯”的滑稽剧团，但他很快发现这一剧团的成员“脱离大众，不过是自娱自乐”，于是便加入了剑桥大学轻喜剧协会。后来，他又与朋友共同组建了一个非正规的滑稽剧团，还兴致勃勃地租用了一家剧院来从事演出，但最终这个剧团还是以解散告终。

1974年，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亚当斯离开了剑桥大学。他立志成为一名喜剧作家，并对自己充满自信。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二台播出后，引起了喜剧演员兼作家格雷厄姆·查普曼的注意，于是，他邀请亚当斯创作了正在热播之中的电视连续喜剧《巨蟒的飞行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的第45集的剧本。

1977年2月4日，亚当斯结识了西蒙·布雷特，这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点。布雷特当时负责BBC广播四台的节目制作，他决定请亚当斯写一部科幻喜剧。于是，1978年，一部由十二部分组成的广播剧开始在BBC播出，这便是后来被誉为“科幻圣经”的《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随后，以这部广播剧为基础，亚当斯创作出了《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的头两部小说，并最终将其发展成为共有五本书的“三部曲”，包括《银河系漫游指南》、《宇宙尽头的餐馆》（The Restaurant at the End of the Universe）、《生命、宇宙及一切》（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再见，谢谢鱼》（So Long, and Thanks For All the Fish）和《基本无害》（Mostly Harmless）。之后，由于广受读者欢迎，《银河系漫游指南》又于1981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BBC播出，随之又被制作成了电脑游戏、舞台剧、漫画、录音磁带……

亚当斯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经常要被逼迫着从事写作。为了完成《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第四本书《再见，谢谢鱼》，他和他的责任编辑被出版商关在一家酒店的套间里达三个星期之久。当然，亚当斯最终完成了作品，他曾开玩笑说：“我喜欢被人规定最后期限，尤其喜欢时间飞逝时的那种风驰电掣。”

多年来，亚当斯一直致力于将《银河系漫游指南》搬上银幕，前后几经周折，与该片擦肩而过的导演不计其数。亚当斯本来和家人居住在英国伦敦，后来为了能够尽快促成电影的拍摄，于1999年搬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塔芭芭拉，并积极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2001年5月11日上午，正在做健身运动的亚当斯突发心脏病猝死当场。在去世之前，他刚刚完成了《银河系漫游指南》电影剧本的手稿。亚当斯的遗体在圣塔芭芭拉火化后，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



银河系漫游指南

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银河系漫游指南》的电影在2004年终于开拍，其剧本由著名动画片《小鸡快跑》的剧本作者卡瑞·柯克帕特里克根据亚当斯的手稿创作而成。迪斯尼电影公司负责这部电影的全球发行。

2005年4月29日，电影《银河系漫游指南》正式公映，首映便获得了两千多万美元的票房佳绩，成为当周北美票房冠军，而《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小说也随之再次蹿升至各大图书销售排行榜首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狂热的“亚当斯热潮”。

如果亚当斯能在天堂看到这一切，相信这位给世界带来无限欢笑的作家也将露出会心的微笑。



引子

在银河系西螺旋臂的末端那片未曾标明的寂静虚空中，悬挂着一颗不被人注意的小小的黄色太阳。而距离它大约九千八百万英里^①的轨道上，则运行着一颗完全无足轻重的蓝绿色小行星。这颗行星上由猿演化而来的生命形式原始得令人吃惊，他们居然还认为电子表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设想。

这颗行星上存在着——或者说曾经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大部分的居民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感到不开心。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紧紧围绕那些绿色小纸片的运动来着手的——这很奇怪，因为实际上，这些绿色小纸片本身并不含有快乐的成分。

于是，问题依旧困扰着这颗星球。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自在，其中大部分简直可以说是凄凄惨惨，甚至包括那些拥有电子表的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他们离开树枝来到地面生活的第一天，就意味着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甚至还有人宣称，即使是向树林中的迁徙也是一个错误，他们根本就不应该离开海洋。

两千年前，一个男人号召大家改变生活方式，以此造福于整个

^①1英里=1.6千米。译者注。

星球。他被钉死在树上。两千年后的一个星期四，一个女孩独自坐在里克曼索斯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她突然意识到了一直以来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且最终领悟到了如何将这个世界变成一块幸福的乐土。这次她真的对了，这样的方案确实可以付诸实施，而不会再有任何人必须被钉在任何东西上。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女孩还没有来得及打电话把她的想法告诉第二个人，一场可怕而又愚蠢的灾难就发生了，而这个想法也就永远湮没了。

我们这里要讲的并不是关于她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关于那场可怕而又愚蠢的灾难，以及它的一系列后果。

同时，这个故事也是关于一本书的，书名叫做《银河系漫游指南》。这不是一本地球上的书，它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版过，并且一直到那场可怕的灾难发生之前，也没有任何地球人见过或者听说过它。

然而，这绝对是一本非凡的书。

事实上，它可能是小熊星座那些伟大的出版公司所出版过的最非凡的书了——当然，这些公司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地球人听说过。

这本书不仅仅绝对非凡，它同时也异常成功——比《天上家园的眷顾精选集》更流行，比《零重力下多做的53件事》更畅销，比乌隆·克拉菲德的哲学巨著三部曲《上帝错在何处》、《上帝更多的伟大错误》、《到底谁是上帝其人？》引发了更多的争议。

在银河系东部外缘的许多更加开放的文明里，《银河系漫游指南》已经取代伟大的《银河系百科全书》，成为所有知识和智慧的标准。这是因为，尽管显得冗长，并且包含许多虚假或者至少是不



够准确的信息，但它却在两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超越了那部更加陈旧和呆板的著作。

第一，它稍微便宜一点儿；第二，在它的封面上以大而友善的字体写着“不要恐慌”这句话。

不过，这个关于那可怕而又愚蠢的星期四的故事，这个关于那次灾难的奇特后果的故事，这个关于这些后果如何无可逃避地与这本非凡的书交织在一起的故事，它的开始却非常简单。

它的开始与一所房子有关。



第一章

这是一所坐落在村子边缘微微突起的坡地上的房子。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面对西部原野上广袤的农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所房子都毫不起眼——它差不多盖了有三十年了，砖石结构，矮矮的，略微有点儿方，正面有四扇窗户，但这些窗户的尺寸和比例总让人觉得不那么舒服。

也许这所房子只对惟——一个人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阿瑟·邓特，而这也仅仅只因为他碰巧是住在里面的人而已。自从搬出伦敦那个让他紧张和急躁的鬼地方，阿瑟住在这儿已经三年了。他大概三十岁上下，高个子，深色头发，属于那种总也平静不下来的家伙。他最大的焦虑就是，周围的人总是问他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焦虑。他在当地的广播电台工作，他总是告诉自己的朋友们：这份工作比他们想像中的有趣得多。而实际上，他的大部分朋友本身就是在这家电台工作的。

一个星期三的晚上，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乡间小道积了水，变得泥泞不堪。但到了星期四早晨，阳光却明媚地照耀在阿瑟·邓特的房子上——不过，这也将是最后一次了。

阿瑟并不知道，委员会已经决定要推倒这所房子，修成一条通道。



星期四早上八点，阿瑟感觉有点儿不舒服。他迷迷糊糊地醒来，起床，又迷迷糊糊地在房间里转悠；他推开一扇窗户，看见了一辆推土机，他找到自己的拖鞋，咚咚咚走进卫生间洗漱。

把牙膏涂在牙刷上——好，开始刷牙。

刮胡镜——居然对着天花板。于是他开始调整，在某一个角度上，镜子正好映出第二辆推土机驶过卫生间的窗户。终于调整好位置了，镜中映出了阿瑟·邓特的胡子。他刮干净胡子，清洗，擦干，又咚咚咚冲进厨房，想找点儿好吃的东西填进嘴巴。

水壶、插头、冰箱、牛奶、咖啡。唉，哈欠。

“推土机”这个词儿一度在他脑海中盘旋着，想找到什么相关联的东西。

厨房窗外的那台推土机可真是个大家伙。

阿瑟盯着它。

“黄色。”他这么想着，又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卧室去穿衣服。

经过卫生间时，他停下来喝了一大杯水，接着又是一大杯。他开始怀疑自己宿醉未醒。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自己昨天晚上喝了酒？他推测肯定是这样。这时，他注意到刮胡镜闪烁了一下。“黄色。”他这么想着，咚咚咚继续走向卧室。

他站在那儿，回想着。酒馆，他想起来了。噢，天啊，那家酒馆。他模糊地记得自己当时发了火，是为了某件似乎很重要的事发火。他当时正在向别人讲述这件事，不厌其烦地详细讲述着，他甚至怀疑：自己最清楚的视觉记忆就是那些人脸上的表情。那是他刚刚知道的关于一条新通道的消息。这个消息应该已经传出来好几个月了，但看上去居然没有谁知道，真够荒谬的。他喝了口水。这事



儿得去解决，他决定了，没有人想要这条破通道，委员会根本就站不住脚。这事儿得赶紧去解决。

天啊，这酒还真醉得不轻。他望着穿衣镜中的自己，伸了伸舌头。“黄色。”他想。于是“黄色”这个词儿在他脑海中盘旋着，想找到什么相关联的东西。

十五秒钟过后，他来到屋外，横躺在一辆巨型的黄色推土机前面，这辆推土机正向他的花园小径开过去。

普洛塞先生，按照人们的说法，只是一个普通人。换句话说，他属于一种主要由碳元素构成的两足动物，直接从猿进化而来。如果要再多介绍几句的话，那么，他四十岁，是个胖子，衣着破旧，为本地的委员会工作。有趣的是，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但他确实确实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尽管过多的代系和种族的融合早已改变了他的基因，使他不再具有蒙古人外貌上的特征。说起来，普洛塞先生那伟大的祖先留给他的惟一遗传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矮壮身材，以及对短毛皮帽子的偏爱了。

他可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战士，实际上，他是一个紧张和焦虑的人。今天，他尤其紧张和焦虑，因为他的工作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今天的任务就是监督阿瑟·邓特的房子在一天之内给铲平。

“起来吧，邓特先生，”他说，“你拗不过的，这你知道。你总不能老躺在推土机前面吧。”他试图让自己的眼神看起来恶狠狠的，但是眼睛却不听使唤。

阿瑟躺在泥浆里，瞟了他一眼。

“那好吧，就让咱们来玩个游戏。”他说，“瞧瞧究竟是谁先熬不住。”

“我很抱歉，不过恐怕你还是得接受这个现实。”普洛塞先生



说着，一边用手抓住自己的毛皮帽子，一直卷到头顶上，“这条通道必须得建，它就快要建了！”

“我可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什么通道。”阿瑟说，“凭什么它就一定得建呢？”

普洛塞先生冲他晃动着手指，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收了回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凭什么它一定得建？”他说，“这是通道。你们总得建通道吧？”

通道是一种装置，它使A点的人能够很快地到达B点，同时B点的人也能够很快地到达A点。住在两点之间的C点的人，通常会感到非常奇怪：A点有什么好，弄得B点的这么多人都渴望去那儿；B点又有什么好，使得A点的这么多人都渴望去那儿。他们通常倾向于希望人们能一劳永逸地待在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

普洛塞先生想去D点。D点并不是一个特定的什么地方，它只是远离A、B和C点的任何一个方便的去处。他在那儿会有一间舒适的乡间小屋，门上挂着斧头，他可以在E点度过快乐的时光，而E点是指距离D点最近的酒馆。当然，他的妻子会更希望要生长着的玫瑰，但他就是想要斧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斧头。这时，他看到了推土机司机们嘲弄的笑容，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他换着脚支撑身体，但两只都不舒服。显然，这里将会有什么人不能胜任，上帝保佑，他希望不是自己。

普洛塞先生说：“你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利在适当的时候提出建议或是抗议，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适当的时候？”阿瑟轻蔑地“哼”了一声，“适当的时候？昨天有个工人到我家来，我才头一次听说这件事情。当时我问他是不是来擦窗户的，他说不是，他是来推倒我这间房子的。当然，他并没有直接告诉我这个。他先为我擦了两扇窗户，收了我五块钱，



然后才告诉我的。”

“可是，邓特先生，你要知道，这些计划在本地的规划办公室已经放了九个月了。”

“噢，是吗？那好吧，我告诉你，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直接去找这些计划来看，那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但你好像忘了去关注它们一下，不是吗？我是指，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

“可是，这些计划应该就是向公众展示的啊……”

“展示？我最后不得不到地下室里去把它们翻出来。”

“那儿就是我们的展示室呀。”

“那么昏暗的灯光？”

“哦，是这样，有的灯可能坏了。”

“还有楼梯也坏了。”

“好吧。不过你瞧，你最终还是看到通告了，不是吗？”

“是，”阿瑟说，“我确实是看到了。只不过是在一间废弃厕所里扔着的一个上了锁的文件柜的最低层，厕所门上还写着‘小心豹子’。”

这时，一片云飘过头顶，撒下的阴影正好罩在用肘支撑着躺在冰冷的泥浆中的阿瑟·邓特身上，也罩在他的房子上。普洛塞先生看着，皱了一下眉头。

“看上去这似乎算不上一所特别好的房子。”他说。

“我很遗憾，不过我恰好就喜欢它。”

“你也会喜欢通道的。”

“噢，闭嘴。”阿瑟·邓特说，“你给我闭嘴，然后滚蛋，带上你该死的通道。你们根本就站不住脚，这你知道。”

普洛塞先生的嘴好几次张开了又闭上，这时，他的脑海里突然被一种无法解释却又充满了吸引力的情景所占据：阿瑟·邓特的房



子燃着大火，阿瑟本人正尖叫着从燃烧着的废墟中往外跑，至少有三支粗大的长矛从他的后心穿透出来。普洛塞先生经常被类似这样的场景困扰，这使他感到非常紧张。他支吾了好一会儿，这才定下神来。

“邓特先生。”他说。

“嗯？什么事？”阿瑟说。

“有些很现实的情况你得明白。你想过吗，如果我让这辆推土机直接从你身上碾过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什么样的呢？”阿瑟问道。

“没什么。”普洛塞先生说。现在他更紧张了，因为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脑海里像是有成千的长矛骑兵一齐对着他怒吼。

“没什么”是一个奇怪的巧合。阿瑟·邓特有个最亲密的朋友，但这个朋友与阿瑟不同，并非由猿进化而来。对这一事实，阿瑟的怀疑程度正好是“没什么”。那人实际上来自猎户座参宿四附近的一颗小行星，而不是他自己通常所宣称的来自吉尔福德。

阿瑟·邓特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话。

他的这个朋友首次来到这颗叫做地球的行星，是在十五个地球年以前。他拼命工作，希望能融入地球社会——而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他还是颇为成功的。比方说，他花这十五年扮演了一个失业的演员，而这差不多也就足够了。

但他还是犯了一个因疏忽导致的错误，这是因为他在准备工作上偷了一点儿懒。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他选择了“福特·长官”这个名字，以求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不是特别高，面部五官端正，但算不上英俊，头发是淡黄色的，像金属丝一样，从太阳穴向后梳起来，脸部的皮肤像是从鼻子

那儿往后绷着。就这样，他看上去稍微有点儿怪，但又很难具体说出怪在哪儿。或许是由于他的眼睛眨得不够频繁，使得你和他交谈的时候，不管时间长短，你的眼睛都会不由自主地受他影响；又或许是由于他笑起来时嘴张得稍微有点儿太大了，总是给人以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像是他随时准备扑上来咬对方的脖子。

对于他在地球上交到的大部分朋友来说，他是一个有点儿古怪但却毫无危险的家伙——一个不太守规矩的酒徒，有一些奇怪的嗜好。比如，他经常不请自来地冲进大学里的晚会，喝个烂醉，然后开始拿他能够遇见的任何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开涮，直到被人扔出去。

有时候，他会被一种奇怪的心烦意乱的情绪所控制，直直地盯着天空，像被催眠了一样，直到别人来问他在干什么时，他才放松下来，咧嘴笑道：

“噢，没什么，只是在寻找天上的飞碟。”听到他这种笑话，所有人都会大笑，问他在寻找什么样的飞碟。

“它们是绿色的！”他总是坏笑着回答，然后在狂笑一阵后，突然一头冲进最近的酒吧里，猛喝一通。

像这种事情的结果，通常都很糟糕。福特总是被威士忌弄得迷迷糊糊的，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口齿不清地向某个姑娘解释说，其实飞碟的颜色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此之后，他会踉踉跄跄地走夜路，还经常向路过的巡警询问，是否知道去参宿四的路。而巡警通常会说：“难道你还没打算离开这里回家吗，先生？”

“我这不正试着回家吗，亲爱的？我正试着回家呢。”福特总是这样回答。

实际上，当他心神不宁地盯着天空时，确实是在寻找任何类型